

大智若貳

第二刊



四月

悼念先祖之英灵……



六月

盛夏田垄品辛劳……

五月

音韵律动吟真情……



七月

柳絮含情默默送佳人……





卷首語

上一期的卷首语是林挺老师写的，这次我作为主编在这里浅谈几句，实在是荣幸。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一晃眼一学期，若是有人问我这个学期二班学到了什么，除了章法算式，我姑且概括为随和。

随和，在我的眼中即是博大和沉凝。博大，是一种开阔的视野，一种包容和理解万物的情怀。我们曾在执信墓前垂首屏息，感受松柏伫立百年的坚定，回想执信先生赴身战场的决绝，至死方休的恪守，这一份真诚与感悟的背后，是横跨历史的宽广视野；我们曾在蕉林中抡起铁锹，在灼热的土地上留下一个个印迹，这一份付出与坚持背后，是对田垄间辛劳身影的尊重与理解。而沉凝，是内敛的锋芒，是成熟的自信。炎炎夏日，我们胜过，也败过。艺术节，我们在聚光灯下唱出了二班的张扬，蓝色长裙飘然台上，优雅而灵动，白色衬衣捧着蓝色领结，幽默中带着较真；执信杯，我们在篮球场上打出的是顽强，是执着，是一种对比赛的享受，一种对运动的热诚。我们被逼迫着在起伏中改变自己的姿态，打磨着自己的锋芒，这便是走向成熟的过程。

随和的品性实在重要，因为它让你沉下心来打量世界，这也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期我选择了水墨作为杂志的主要风格，也是想着跟“随和”沾上点关系。在此不再赘言，一起回顾一下如梦的夏季吧！

目录

四月

战火熊熊

执信杯篮球赛图片集锦 2

清明扫墓

清明祭文 3

悼执信赋 4

五月

艺术节

艺术节札记 6

二班的温度 8

文学专栏

鹭羽 10

六月

学农图片集锦 17

记两次模拟法庭 18

文学专栏

时评：毒气弹有感 19

七月

送别专题

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23

相近相离不言中 24

你们所给我的 25

旅游专栏

旅游图片集锦 28

编者信息：

主编：梁思昶

副主编：罗文晰

文编：梁思昶

美编：袁婕妮、冼盈

特约作者：古彦君、尹航、潘淑敏、阳熠、蔡可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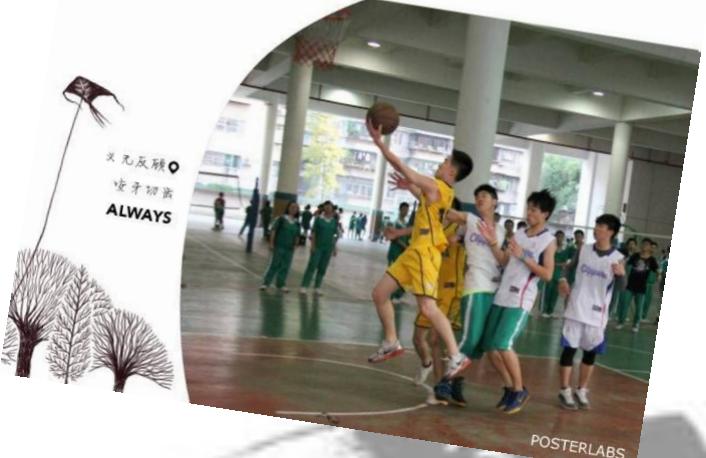
鸣谢：班主任林挺老师

四月，

战火

纷飞

篮球场上目光沉凝笃定，脚步敏捷如风，呼吸是紧凑的战鼓，脸上是锋利的轮廓，一声哨响，篮球与汗水空中交汇。二班身披黄色战衣，在这春夏交接之时拼搏在篮板下，青筋毕露，汗水沸腾。有谁理会碰撞的疼痛，有谁理会倒地的刺骨，身躯中所压抑的，所渴望的全部迸发，得兮则雀跃欢呼，失兮则奋起反击，这是二班人的坦诚。赛场边面红耳赤的二班人，喉咙撕扯的加油声，篮板间奔跑着的摄影师，无一不在挥洒着热诚。执信杯篮球赛二班虽败，却已经为自己打了一场胜仗，涨红的脸庞和沸腾的呼声便是她的收获。



SUPPORT U
BEHIND U

当你在奔跑时
我们与你同在
Put down the map and get wonderfully lost.
POSTERLABS



Anyway
we stand together
- PosterLabs -



四月，清明祭祖。执信墓前清雨纷纷，松柏摇曳，斑驳的白色墓冢簇拥在细碎苔叶间，苍老而沉寂。二班人肃立在墓前，诵读祭文，在平缓而庄重的文字中深沉地追忆“先生之救华夏于水火”，郑重地承诺“执信学子之崇德渝智，奋发图强”。只愿先辈英灵得以慰藉，中华民族的灿烂在我们的手中绽放。

清明祭文

文/尹航

云山珠水，荆紫菊黄。
先生英魂，万人景仰。
清明时节，吾辈齐聚先生墓前。
致祭英烈，虔诚告曰：

先生为救华夏于水火，
求济世之道于东洋；
以赤胆忠心，归国图强。
以凛然风骨，感化同党。
以远见卓识，成国父臂膀。

怎料粤军伐桂，先生勇闯：
天妒英才，殉难战场！
呜呼哀哉，神州共伤！

国父为扬先生懿范，创我执信学堂。
护三民主义之魂，启民主共和之航，
冀望吾等，
继承先烈之志向，
复兴华夏之辉煌。

国父曾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今我中华，大国泱泱，
长风破浪，国威日扬。
吾等执信学子，当崇德渝智，奋发图强。
以毅勇果敢之求学精神，
广扬吾辈研精覃思燃糠自照之学风，
以精忠报国之赤子丹心，
不负国父振兴中华富国安邦之厚望！

祭礼既成，伏惟尚飨！

悼执信赋

文/2011届高三3班 王琛
维公元二零一二年，
岁次壬辰，四月壬辰朔，
余茫茫惑惑，忉忉(dìng)忉忉(dāo)，

不知何处为余之寓所，不知何方为余之前途

忼忼（gān）悒悒，惙惙（chuò）忧忧，
遂独步信园，寻媱（Yao）景以自娱，观
天地以寻媯（dān），
彼时，
众柳纷垂，木棉尽谢，华染幽阶，凋叶遍
廊，春伤物逝，何铮何凄！
然依有苍木劲拔，飑（biao）云辐凑，颺
(fú) 风颺颺（zhǎn），
非幽邃靖（jìng）冥之寥落，而有纷繁奇
色之陆离。

余之君之夜台前，忽眠君形影渐近，
不禁惶惶业业，咤咤不已，汝语余数言，
望余勿惧，余神方平，
君遂诉及生平二三事，以己身事勔余，希
余可解离烦忧，
而非固缚于怛怛(dá)伤哀，应奔明日冥
(jiǒng) 哽(xī) 大道，
余解君意，及还，有感于怀，思绪澜澜，
故提笔伏案，一时三刻，著成此《悼执信
祭文》：

执信哉！汝殮（yì）为国之痛，为时之伤矣！
孰短汝长，孰屯汝享，非自不得，而祈天
时乎？
汝故已九十有余，然执信之名，九野悉闻，
执信之誉，寰宇悉知，缘为何由？
一执信逝，则万千执信出，百代执信，

群流叠涌，浩浩泓泓，百辈锐英，蓁
蓁苒苒，荟蔚芊（qiān）绵。

执信一名，今成翰府，碣巒（kě）崧（sōng）
岑（zūn），仁德屹昂（áng），
仪法显彰，茹古涵今，教允研明，博采
众长，擎（jiū）苑英才，苑合良师，蕴
毓精奥，福泽奕代。

健健（jié）学府，雍雍气韵，学子莘
莘，薰风恰恰，雁音谷谷，莺鸣恰恰，
书声琅琅，笔音淅淅。园致林朴，簇
英集华，众生警拔，超逸贤达。

虽无辟荔芳兰之清靡（nún），尚享
丹桂幽柳之恬嘉；虽无黄钟大吕之嘹
朗，尚闻琴笛箫管之和韵。

虽无沅（yuán）茝（chén）澧（lǐ）兰之
洁清，尚有良池芳菱之净好。

曾几何时，曜（yào）畦（kuí）、一熠，
疾光（guāng）瞬降，寰宇之东，凤凰山
下，大符临世，举世同禄。

父学宏广，为人谨峻，耿耿（gěng）不阿，
以其德教；
母品淑贤，待物璞真，仁道守节，以其慈
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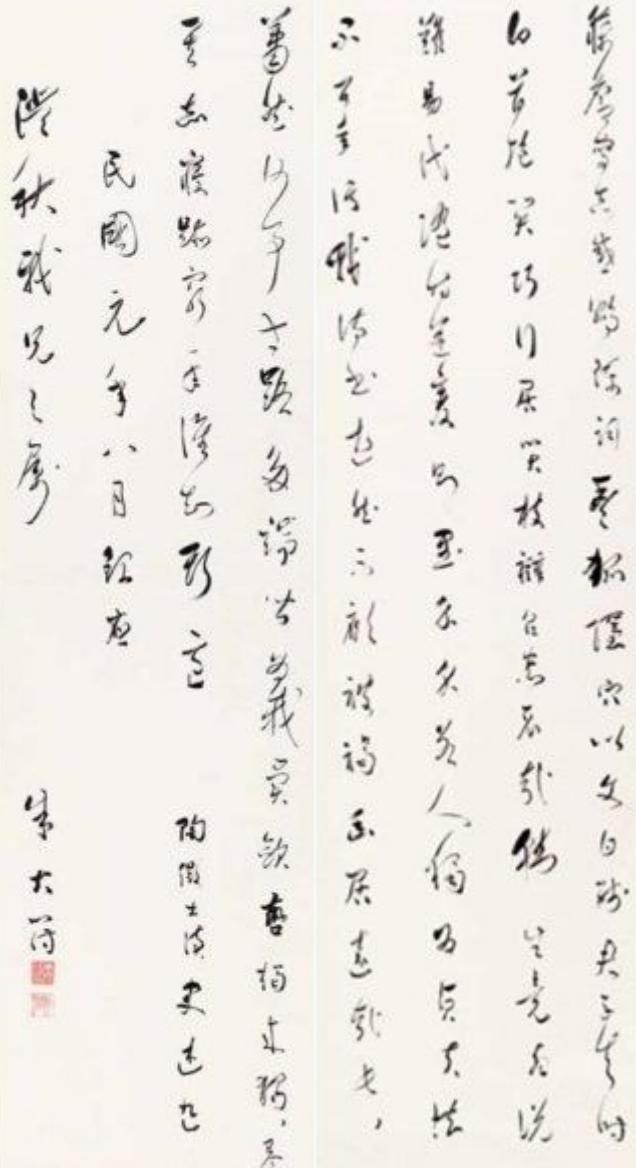
诗书礼簪，文墨书馨，耳濡目染，汲臧怡
情。

狼烟骤起，小人僥幸，壅塞义行，佞佞惑众，怙（kù）怒（mào）懦（jué）欺，鲸猾狡狞，缪巧暗通泰西；废清无道，弃德私结虎狼。

讦讥民主，谮润革新，贱让国益，谀佞卖国，此途难僥（jìng），君自靖睿，不忧心悒虑，不娘娘（liàng）京京，匡辅国家，思虑必明，憬憬（jǐng）而行，阔窘开宇，入得经论，探赜索隐，致远构深，出得战场，弹雨不惊，戛戈不惧。非为财死，非为己生，为国而战，为民而立。静，则以笔为刃；动，则以枪奋击。

执信哀逝，然其果敢勇毅之精义永垂不朽！其大道求新之谋思必服我膺！东光西昃，光阴景靡，余睇（xī）君形影于夜台之上，知君身形已故，精爽仍存，必可长于人间，炯戒千世，熠耀千秋。

谨以此文，敬致哀陈



朱执信书法，其字大符，故题字为朱大符

五月，音符律动

艺术节记

文/阳熠

各色“花枝招展”的服装，各班“浓妆艳抹”的同学，各种“鬼哭狼嚎”的歌声——这就是执信艺术节。如此别开生面的盛会，注定深刻在我们的高一记忆中。于是闭上眼，那一幕幕鲜活的画面又浮现在脑海。

选曲

一开始得知演唱歌曲必须是红歌的时候，大家其实是拒绝的。然而抗议无效，我们还是只能在红色汪洋中进行选曲大业。在几次毫无效率及诚意的投票表决下，竞演曲目定为《我的祖国》。于是 602 的孩子们都笑了。你问为什么？嗯，不告诉你。

排练

选定曲目，接下来就是昏天暗地的排练。于是，一头直长发、指甲鲜艳的指导老师就闪亮登场啦！她指挥起我们，双手稳健而有力。那段时间，梦里出现的都是她指甲鲜红的双手。

排练初期实在是混乱的。被压迫的女低音们情不自禁地跟着女高音们走；男生们则眨巴着圆圆有神的小眼睛问老师：“调子是什么，好吃吗？”；永远参差不齐的起音和收尾……种种问题，都要靠反复练习来改善，于是——课间、午休、放学后，整天都响着狼嚎。在宿舍，大家更是分

6

裂为“女低派”和“女高派”，都在为带跑对方而不懈努力着，连路过的宿管都受到了我们“天籁之音”的洗礼，极大地彰显了我们练习的热情和扰民的决心。就连走在校园的小路上，心情甚好，想唱个小曲儿，张口就是“一条大河……”

在放学后挤出时间排练，身为住宿生的孩子们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洗澡与吃饭不可兼得。当然，在此除去某些住饭堂边一楼，吃饭洗澡三秒钟的人类。于是手机通话次数排行榜中，外卖超越各类亲友，荣登榜首。狼吐虎咽之下，

餐费的计算永远处于一团糟当中，暴露了我们的集体财务的漏洞与个人理财能力的缺失。在此呼吁欠债的记得还钱呐！

比赛

兵荒马乱之中，比赛来了。匆忙中化上妆，粉底口红猴子脸，连男生也不放过，虽然厚厚的粉底对某赞比亚男性公民并没有什么美白效果。来不及加厚粉底，也来不及为服装的买家秀与卖家秀之间深如天堑的差距愤懑，我们就已经要穿着狂放不羁的纱裙和袜子般单薄的舞鞋，或是宽大的礼仪服和蓝色领结，登台了。

镁光灯照亮的一瞬间，整个世界都白了。摘掉眼镜的近视眼们表示并不存在看到台下乌压压的人而紧张的问题——因为根本看不清。漫长的前奏，快要僵掉的笑脸，终于，开口唱了。压下一些小小的不自在，就像那一次次排练一样，张大我们的“血盆大口”，按照老师教的方法发声、唱歌。走下台的时候，还有些恍惚，准备了那么久的比赛，就这么结束了，排练了那么久，就在台上唱那么几分钟，就结束了。

那些人，那些事

其实那些事迹，大家都知道。

那点点滴滴的奉献与付出，并不似拯救世界那般伟大。但是那些人，在那些时刻，第一个站出来，比别人少了些犹豫，于是正是他们，为我们带来了那些便利，担去了也许本是我们的责任。那少去的一点犹豫，成了他们更多的任务，也成了他们被我们感谢的理由。

这些许的文字，难以言尽艺术节在我们心中的印象。那些更深的韵味，要留在心中慢慢甄赏。

唯一的遗憾是，我们没能拿到第二名。真是太遗憾了。

二班的溫度

——忆艺术节有感



音乐、合唱、指挥，这三个词曾经从未在我脑海中浮现。而因为一句我认为是玩笑的话，它们便成为了我2个月的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说真的，一开始我真以为“反正大家都不会，不如你来试试。”是说笑的，在寒假中也没有认真地去了解学习，只是应付式地买了本书，

草草浏览完事，因为我从心底认为自己做不到上台担任指挥，这个责任最后一定不会由我扛着。直到第一次排练，我被老师从队列中叫出来，我只能尴尬地推脱，而当我抬起头，看到绝大部分同学看向我的眼神，我才真正感觉到压力，一股抵在腰部让我挺起胸膛的巨力，使我清醒，告诉我“这是你的责任”。我开始投入到指挥的学习中。

每次上课留到 6:30 乃至更晚，午休起来对着镜子笨拙地晃动双手，周末抽时间去找老师学习练习，大家给我一次次站到台前的机会，然而这并没有什么卵用。我依旧只能机械地打着节拍，还不时打错。艺术节初赛没有因为任何人的无奈而慢下到来的步伐，我恐惧我会用自己的手把二班的荣誉让出去。所幸，覃思倩站了出来，及时地担起指挥的责任。对这个决定，我是感激又带点失落。对，这样挺好，我就站在队伍里对住口型就好了。

而最让我无法相信的是二班的又一次信任，林挺老师和吴桦和我说我要用初赛到决赛这段时间好好练习，在决赛上指挥大家。在我对自己都失去了信任的时



候，依旧有人能够给予我信任，给我重新投入的动力。我清晰地认知到，你们面临的是全校 3000 余人，而我的观众只是你们 48 个人，我为你们，也只为你们去迸发自己。慢慢地，我也似乎找到了指挥的感觉。是在整个过程中，我无奈过，迷茫过，但未曾无助，未曾孤独，因为耐心指导我的声乐老师，因为背后鼓励我的林挺老师，因为每一次都陪我留到最后的吴桦，因为愿意一遍遍与我磨练默契的宇珩，因为大家，在每一次我指挥时给我毫无保留的支持的大家，在每一次我指挥错时给我鼓励而非抱怨的大家。

最后，二班拿到了艺术节一等奖的奖状，我也松下一口堵在喉间 2 个月的压

抑。或许结果如何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待白驹过隙，能忆起曾经的努力和被信任的幸福感。我知道元培二班之所以为元培二班，不仅因为她给每个人尝试的机会，更因为她给每个人犯错的机会，她对每个人的不放弃编制出属于二班的坚持和自信。

如今，音乐、合唱、指挥，由三个词可以脑补出的经历是我心中一股精神力量，一种顶着不容辜负的信任前进的精神力量。

雨果说过：“**The supreme happiness of life is the anuiction that we loved.**”即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坚信你是被爱的，而我相信，被信任是最沉重的责任，也是最能渗透人心的温度。

此谨献给二班将音乐和集体用滚烫的诚心融合起来的指挥家——古彦君

鷙羽

作者：蔡可欣

『听，塞边传来的一声鹫鸣呵，不知又催下了几行泪……』

生奇材木，箭竿鷹羽。——《汉
书·匈奴传》

一

伊稚斜收到的十岁生日礼物，是一只小雕。那时正是伦科尔草原的三月，草长莺飞，水流淙淙，水塘里生满了蟹爪莲。哥哥楼伽那跟着父亲的猎队出去还不到一个月，就抓回一只毛色黑灰的禽鸟扔给她，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

“这是只猛禽！”他得意洋洋地强调着。晚上的时候，父母在瓦哈尔族长的帐篷里开开心心地宴会，庆祝年纪轻轻就身手不凡的楼伽那即将成为部落的又一位勇士。他们在席间传递着马奶酒和烤羊肉，母亲还即兴来了一小段胡笳伴酒。伊稚斜坐在母亲的身边，小心翼翼地撕开羊腿肉塞进嘴里，扬起脸庞注视着坐在瓦哈尔族长身边的哥哥。他披着部落里勇士砍下的狼皮披风，腰间别着玛瑙装饰的弯刀，鬓边的黑发被母亲编成两股辫子，缀上三颗珠子，代表他在这次狩猎中成功杀死了三只猛兽。

哥哥真厉害。

伊稚斜默默地想着，心里却想到了那只看起来灰扑扑的小鹫。

那只灰鹫叫阿骨打，是伊稚斜非常崇拜的一位女首领的名字。伊稚斜抚摸着它还未硬朔起来的羽翼和背脊，低声地对它说：“你要像阿骨打一样，保卫我们！”

阿骨打转动着它黑灰色的眼珠，跺了跺脚，再轻轻地啄了下她伸过来的手指。



“你答应了！”伊稚斜欢呼，把它抱在怀中用力揉搓它的脑袋。“好孩子，阿骨打，快长大。对了，我是你阿姊，楼伽那是你阿哥，要保护好我们哦。”

阿骨打不知道有没有听懂，咂了咂尖嘴，眼睛开始在屋内寻找羊奶酪。它很喜欢吃这种东西。

阿骨打被抓回来时还很小，它似乎没分辨出来自己与伊稚斜的区别。它跟伊稚斜有一种特别的亲近，好像他们生来就该在一起。

鹰鹫一直是草原上部落们共同的图腾，是平安吉祥的象征。伊稚斜从小从母亲的话里明白，鹫是他们的守护神。她也知道，哥哥长大了，要拿起刀骑上马去杀故事里的野狼和豺豹了。所以伊稚斜一厢情愿地认为，阿骨打会保护好全家人，特别是哥哥的。



当草原进入七月土肥草高的日子时，阿骨打已经彻底脱离了羊奶和羊奶酪，甚至，它似乎有点厌恶这类味道香浓的东西。它喜欢上了腌羊肉，并学会了在为了储存过冬食物的藤草箱里翻出腌了不到半年的肉块。伊稚斜越来越喜欢它，常常在星月相伴的人晚上坐在土坡上，抚摸着阿骨打日渐丰满硬朗的鹫羽和壮硕的脊背，轻声诉说着一天劳作后的烦恼。

“阿妈说想要给我找个汉人老师，教我识字、写帖。还说族里我的汉语最好，让我去最适合了。可是我一点儿都不喜欢汉人，听说他们不仅规矩多，还特别讨厌动物。阿骨打啊，你说他们会不会讨厌你呀？”伊稚斜小小声说道。

她是从哥哥那里听到这则消息的，当时她格外难过，揪着哥哥的羊皮袍子一角啜泣，低声呜咽着说：“我不要离开阿哥。”

“乖，你到了长安，会学习到很多东西，到时候回部落，就可以像阿哥一样帮忙了。阿哥也是大人了，要出去打猎了。阿妈把你送去，到了十六岁把你接回来。那个时候阿哥带你到处玩，好不好？”楼伽那弯下腰抚摸着小妹的头温和地说，把她松散的辫子别回脑后。

“不好。”伊稚斜泪眼朦胧地抬起头说。她还不大清楚六年的时间是什么概念，她只清楚一点，她要走了，见不到哥哥了。

楼伽那叹了口气，什么也没说。他的小妹性格倔强，却特别粘他这个哥哥。难得瓦哈尔族长愿意把部落子女不远万里地送去长安跟着汉人上私塾，将来部落里多了些诗词歌赋，这本是一件很好的事。然而伊稚斜怎么

都不肯。

伊稚斜用手梳理着阿骨打背上坚硬的羽毛，闷闷不乐。离开的日子定下来了，就在明年新年过后的二月。她意识到剩下的时日不长，情绪愈发低落。夜晚空旷的平原上悬挂着苍白无力的月光，像越女披着的薄纱，像离人的涟涟泪水。

二

终于到了分别的日子，伊稚斜挎着羊皮包裹，手里抱着沉甸甸的阿骨打。它快到一岁了，变得调皮爱动，而且越来越重了。楼伽那脸上多了几道浅浅的伤疤，脸庞黝黑了些许，身躯更加挺拔。他弯着腰搂住伊稚斜小小的身体，用柔和的声调告别。“再见，小伊稚斜。阿哥在这儿等你回来，在长安要听老师的话，回来了要变得很聪明，让阿哥骄傲。照顾好阿骨打，也要照顾好自己，答应阿哥，好吗？”

伊稚斜仰起脸，用手背抹干泪水，点点头，哑着声音说：“好。”她重又低下头，在衣襟里摸索了一会儿，过了好久才掏出一根羽毛递给楼伽那。那根羽毛颜色灰扑扑的，顶端有一小撮黑色，羽毛的手感很硬，摸起来很扎手。

伊稚斜踮起脚悄悄把它塞到楼伽那的手掌心里，附在他耳边小声道：“阿哥，这是阿骨打的羽毛。它是守护神，会好好保护你的！”

楼伽那笑了。他小心地收好这片羽毛，笑得露出一整排牙齿，嘴角的窝越发深邃，浅褐色的眼睛里都是温柔的笑意。“好啊，你和阿骨打也要好好的。”

伊稚斜用力地点着头，吸了吸鼻子，由着母亲扶着她上马，马夫阿勒夫带着她出发。天光柔软地铺在一望无际的草毯上，山峰的轮廓在蓝天下更加清晰。她扭过头，父母和哥哥冲她遥遥招手，三人的笑脸逐渐模糊在一片灿烂之中。阿骨打在怀中不安地扭动着，仿佛是对新生活的恐惧。

在离长安还有几百里的驿站，伊稚斜见到了前来接她的老师。他是一位儒雅极了的士大夫，穿着锦缎长袍，冠帽玉带，风度翩翩。阿勒夫把她从马上抱了下来，让她向老师问好。伊稚斜抬着头懵懵懂懂地问了声好，又像汉人那样鞠了一躬，那位名叫沈之岳的先生便和蔼地笑着摸了摸她的头，领着她换了一匹马，与阿勒夫告别。

先生问她叫什么名字，伊稚斜如实回答了。沈先生沉吟片刻，摇了摇头道：“这名字外族气息浓的很，你若是跟我学习，便换个名字吧。师如父，你随我姓，姓沈名寻枫，可好？”

伊稚斜想了想，点了点头。她的汉语不怎么好，勉勉强强听得懂先生的话。沈寻枫是个好名字，但伊稚斜，是她和哥哥间的联系，她绝不会忘记。

伊稚斜就这么在长安定居下来了。她住在沈先生家里，考虑到她匈奴身份的诸多不便，先生便对外称是自己的养女沈寻枫。侍女们为他换上芽黄色对襟襦裙，辫子打散下来重新挽成小女孩样式的发髻。伊稚斜从她们口中得知，先生从前也是正四品官员，堪称前途无量的一位青年才俊。后来结发妻子王氏病逝，先生辞了官回家乡，安安稳稳当了位教书先生。

沈先生心地善良，对她极好，仿佛真的是亲女儿一般。然而伊稚斜也懂得在中原与童年时的草原是不一样的，活泼好动的性格慢慢静了下来。只苦了阿骨打，为不引起麻烦，伊稚斜只得把它关在一个小铁笼里，趁晚上写完功课放出来遛一圈。阿骨打还是那么爱吃腌羊肉，而从伦科尔草原带来的羊肉已经剩的不多，伊稚斜开始试图给它一些屠夫卖剩的猪肉吃。一到晚上，伊稚斜就放它出来，一人一雕坐在窗边看着天边一轮月儿，说着思念家乡的话。

平日里头，沈先生会带着她上学堂去，跟着大家闺秀和贵族子弟学习。沈先生名气大，脾气却好，大家十分尊敬，课堂上一点儿也不严肃死板。伊稚斜并没有受到不好的待见，她笑起来眉眼弯弯，性格虽有些犟但也随和大气，除了略浅的瞳孔外，与学堂内的小姐们并无二异，很讨他人喜爱。

每晚伊稚斜抱着阿骨打聊天，嘴角总是缀着缕温暖的笑，偶尔，会带着些许哀伤的意味。

“阿骨打啊，今日先生打了那梁公子的手心，那泼皮竟把虫子扔到段小姐的桌上，气得先生……”

“阿骨打，今天我又学了几首诗，背给你听好不好？‘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看起来像是在说我们家的呢！我没有弄明白意思，先生却无缘无故对我叹气，真奇怪。”

“阿骨打……我好想家，想阿爹阿妈，想阿哥和他的烤羊肉，想那里没有尽头的草地。我想回家……”

阿骨打似懂非懂，低头啄着伊稚斜带给它的猪骨头，脚爪在床边印下一个脏脏的痕迹。那一轮月牙一如既往地俯视着他们，光芒温和。

三

入关第二年，阿爹去了。

他得了不知道什么病，开始时吃不下肉，慢

慢地连奶酒也喝不下了，巫医也治不好他。阿爹没熬过正月十五，在新年的喜庆中阖上了眼。阿妈因此伤透了心，熬坏了身子，还未到夏季朱顶红开花时，也跟着阿爹一并去了。对伊稚斜和楼伽那来说，这一年都像是暴雨前的天空，阴云笼罩的。

楼伽那扛起了这个支离破碎的家。他每月写信给远在长安的小妹，说着每次出猎的收获和牛羊的收成。他把猎得的一些牲畜卖给过路的汉人，赚得的钱托阿勒夫带给伊稚斜。伊稚斜攥着布片包裹着的碎银，小心翼翼地连同一封封家信，藏在阿骨打的铁笼子下。伊稚斜又长大了一岁，身子开始拔高，只得为她又买了几套衣裳。伊稚斜在学堂学得不错，如今添了家庭不幸，在功课上愈发用功，最难熬的背书似乎也简单了许多。沈先生看在眼里十分赞许，又给了她几本《汉书》、《大学》一类的书籍，鼓励她多多思考。偶尔，他还会从天香楼那儿带回外族师傅烤的羊肉，与伊稚斜和阿骨打一同分着吃。

伊稚斜变得有些沉默寡言，只有在晚上怀抱阿骨打时才稍稍活跃些。她揉着阿骨打的头，低低地抽咽着，任由阿骨打一下一下敲着她垂落的脑袋，泪水沾湿了阿骨打坚硬锋利的羽毛。

“阿骨打，你为什么没有好好保护着阿爹和阿妈呢……阿骨打，我只剩下阿哥了，你一定，一定要守护他，阿哥要平平安安的！”阿骨打深灰色的眼瞳骨碌碌地转，窗外是玉盘似的月，倒映着别家的花好月圆。

入关第四年，契丹入侵。匈奴与汉人关系愈发紧张。边关战争爆发，三个藩镇沦陷。

伊稚斜不是契丹人，但她明白如今的境地下，只要不是汉人，都会引来无缘由的怨恨。她从阿哥的来信里知道，部落在继续地往西迁，避开契丹军与汉军交战的混乱地区。伊稚斜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回信里叮嘱，务必，务必要注意安全。

沈先生知道现在的情况十分紧张，带伊稚斜出去走的时间便变得更少了。伊稚斜整日整日躲在房里，一边看着先生给的各类书本，一边对阿骨打说话，不外乎“这本书的字词好艰涩”或“阿骨打你饿不饿”之类的。她开始学习算术，开始懂得阿骨打已经陪伴她超过五年了。沈先生告诉她，鹫是长寿的动物，它还能活很多很多个五年。

伊稚斜很高兴阿骨打还能陪她很多年。

阿哥来信了，他们在伦科尔草原西北方的大娄樊山脚下停了下来。他在信里说，那是个同样美好的地方，有小溪环绕着绿地，还有吃不完的肥沃牧草。他的马术和箭术更加出色了，能在一里外骑着马射中野兔。伊稚斜一边读着信，一边憧憬着两年后归家的情形。十月的阳光是柔和的，正如她嘴角的笑容。

四

入关第六年，过了八月，伊稚斜便可以回家了。

沈先生帮她打点行装，旧日里穿过的衣裳有好几套，伊稚斜皆捐给了穷人家的孩子，只

留了初次见面换上的芽黄襦裙。背囊里装着水壶、干粮和一两套换洗底衣，还有一套匈奴款式的纱裙。

八月十五，沈先生带她去天香楼开了间包厢，好好庆祝了一番。伊稚斜吃到了久违的炙羊肉和牛肉锅，开心得几乎要忘了先生教的礼仪，左手右手一只羊腿，吃得不亦乐乎。阿骨打同样开心，可能知道了即将回到家乡，蹦得比平日更高了。

付过账，沈先生摸着她的头温言道：“等会儿我把你送回去，我出门一趟，阿勒夫说有你哥哥的消息了，好好在家，休息休息。”伊稚斜点点头，把阿骨打藏回包下，跟着先生回了家。她进了里间的厢房，翻开未读完的《诗经》，心思却早就跑得没了边界。

阿哥还好吗？他变高了，变黑了吗？瓦哈尔族长的风湿好点了吗？小羊喀塔莎怎么样了，长大了吗？伊稚斜愉悦地想着。

轻柔的和风顺着笔筒的笔杆打了个转儿，飘往开出一条缝隙的木门。沈先生站在门外，仿佛已经立了很久的样子。他看上去明明还是极其儒雅的一个人，却都散发着颓唐和哀伤的气息。阿骨打在木架上蹦跳着，嘴里叼着块从天香楼带回来的腌羊肉。它似乎发现气氛不对劲，张开翅膀扑棱棱飞到了伊稚斜的肩上。

沈先生试着开口，几番斟酌后以沙哑的语调缓慢道：“寻枫，你哥哥……他去了。狩猎时碰上了汉军，整支队伍……都没了。”他长长叹息一声，留下一个小包裹，“这是……他

们能找到的东西。寻枫……你要休息一下吗？”

伊稚斜没有回答她。她好像从此丧失了说话的能力。书页在风中拂动着，蹭着她停留在桌上的手指。阿骨打安静地伫立在她的肩头，脚爪仿佛要刺透轻薄的纱裙。庭院里槐树枝桠上的知了停了吵闹的鸣叫，像是被惊动的小动物般断断续续发出些瑟瑟的颤音。许久，伊稚斜艰难地伸出手，拨拉开包裹打起来的结，用颤抖的手翻动里面的物件。一条漂亮的用玛瑙和紫水晶串起来的手链，一枚口琴，一根灰扑扑的羽毛，还有一张小纸条，上面是熟悉的笔迹、熟悉的语言——给亲爱的小妹伊稚斜。

那应该是哥哥攒钱攒下来给自己买的小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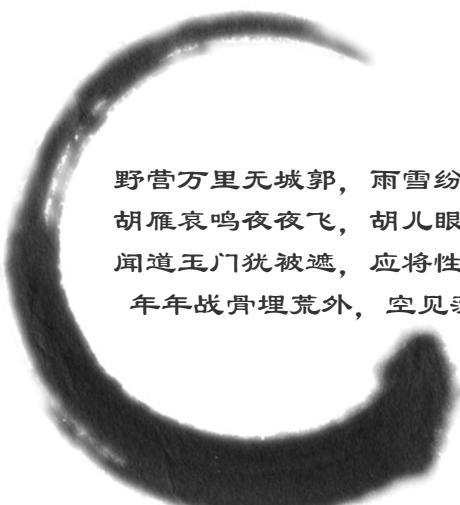
意儿，正等她归乡后相送。如今礼到了，送礼的人却已成灰。阿骨打，终究是没守护好楼伽那。“阿哥……”伊稚斜终于怀抱着阿骨打低低地哭了出来，声音哀婉。长日里头的阳光依旧这么灿烂，肆无忌惮地照耀着中原大地和北方草原，照耀着无数归家的人和离家的人，却照不进长安城南坊的沈府。

阿骨打轻轻地别过头，水痕顺着它脖颈的羽毛滑落。一片深得近乎黑色的羽毛落了下来，沉在桌上，与它的同伴默默相依。

“阿骨打呀……”

鹫羽，老雕落羽，又名鹫翎。—

—《说文》



野营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
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
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
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萄入汉家。

—引《古从军行》 李颀



初事农桑



记两次模拟法庭

文/潘淑敏

第一次全班人都参加了，我就做个观众。印象最深刻的是景弥演的少年抢劫犯，活灵活现又带个人喜剧色彩，令人不禁捧腹，而在法庭上又要庄重，只好活生生咽下一大口笑，不上不下地，难受得很。

第二次是少数人参与的不带剧本的真正的模拟法庭。指导的男老师就像那本刑法书，远远看真帅，近看就有点悲伤。容我插一句，那个老师竟然是波波的学生，知道的时候，我们都惊呆了。不好意思地说，拿到那本红彤彤的刑法书时，心里确实激动，而且之后几个中午就趁着这股劲儿把它翻完了。再见面的时候，参加的人都在纠结“过失杀人”、“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的区别，吐槽刑法中的暧昧不清，念咒一样嘴里脑子里全是“法”“法”



“法”。



最后，我当了个裁判长，但是控场能力真是渣，还用了不正当的篡位方式。主角不是我们裁判员和裁判长，是那些律师们。其中佩怡的表现着实令我惊讶，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进入了状态，问了几个不错的题目。

总之我其实挺喜欢这种活动的，比刻板的文字更直观地体会到法庭的威严，真正自己主动去了解我们的法律。

最后，如果还有下次，我想当个讲话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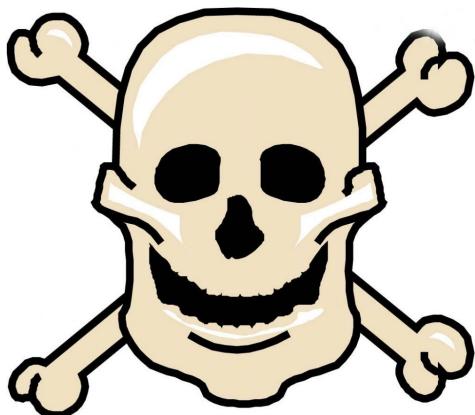


文学专栏

之 时评篇

毒气弹 有感

“投向叙利亚的一颗毒气弹，顷刻间夺取了1300 多人的性命。战争带来的蚀骨悲痛引发了作者的深思。战争为了什么？人类离大同社会究竟还有多远？不知不觉中，你已经陷入了人类发展的毒气弹中，艰难地呼吸着……”



文/潘淑敏

之前不小心翻了去年的杂志，看到一篇新闻，大意是叙利亚反对派控制的大马士革古塔地区被政府军用含沙林毒气的火箭弹袭击。1300 多人死于此次袭击，其中包括大量妇女和儿童。当然，这是由总部设在阿联酋的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的，而且统计结

果由反对派提供。可我还是看到了那样坚毅的父亲在已裹上白布的亲人遗体边掩面的照片，听到亲历者说到脆弱的孩子在毒气弹下像小鸟一样挣扎着呼吸的情景，那种哀恸跨过遥远的时间空间漫过我的心。

好像自从 12 年叙利亚政府第一次承认有生化武器之后，化武传闻就在叙利亚多次上演，反对派和叙政府每次都是各执一词，互相指责，打口水战。这使得我每次看有关叙利亚的新闻时，都是一笑而过，笑政客的冷酷虚伪，从未理解过那些隐藏在巨大的不断的伤亡数字背后，隐藏的难以呼吸的痛楚。

战争与杀戮，为何有如此大的魅力？我赞同战争是实现更长远和平的手段的观点。我相信战争是平衡力量的方式，是权力的洗牌，是为了成功生下和平这个新生儿，必须经历的剖腹刺骨的分娩之痛。可是真正去碰触它时，我所感到的，只有痛楚……

对于他们发动战争的缘由，我只看见了掠夺、欲望，无穷无尽的占有。“人便是吃人的狼。”有的狼用慈祥的双眼爱抚地瞅着他们的羊羔，实则打量着他们身上的肥膘肉，算计着宰割的顺序日期；有的狼双唇紧闭，仿佛伟大庄严，实则害怕自己獠牙间流下黄臭的涎水，担心自己发出贪婪的叹息。而那些羊羔，或无视自己的痛苦，把那些狼当作偶像神灵，认为自己在献祭，在履行着光荣义务；或无视自己明日的命运，把别人先推上餐桌为乐。

狼和羊最后都达到自己暂时的目的，然后又为发现自己被欺骗而感到耻辱，又有了新的愿望。正如希腊神话中达那瑟斯国王的女儿，孜孜不倦地追求另外一个愿望，实则身在永远都不满的汲水罚役中，成为欲望的俘虏，无尽的烦恼挥之不去。“苍蝇为充作蜘蛛的食饵生存，人类则是为被烦恼吞噬而生存。”而人类推着西西弗斯的石头时，又有多少人像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一样成为生活的主人，成为反抗的英雄？

罗马诗人路克雷特有这样的诗：

**我们所希求的东西在未得手之前，
总以为比什么都好，
即到手之后，又不免大失所望，
我们是为需求生命而喘息挣扎，
永远成为希望的俘虏。**

为这种无尽欲望，所以可能便有了制度，其包含着作为国民意志体现和统治阶级工具的法律，为了抑制机会主义、指导利益分配，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保障社会稳定。可一旦法律有不及的地方，人又表现出本性中的贪婪来。对黑奴贸易，即使之前已经了解一些相关资料，教科书上相比其他内容提得也较少，但还是不禁对着教科书叹息起来。所以我一向觉得建立制度要在人性本恶的基础上是极看透的说法。

类似于战争，革命（此为狭义的革命）也是实现资源占有、实现恢复秩序的一种手段。个人比较赞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产生革命的原因（虽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其较唯心，即太强调个人心理作用），大意为发泄不满、改变现状。刚看一九八四时，其有关革命的分析不禁让我拍案而起：“上等人的目标是要保持他们的地位。中等人的目标是要和高等人交换地位。下等人的特点始终是，他们劳苦之余无暇旁顾，偶尔才顾到日常生活以外的事，因此他们如果有目标的话，无非是取消一切差别，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

我在这里极力推荐你们去看一九八四，你可以不看这本书的故事情节，但最后这几章“无知即力量”的论述的确不错。将其与叔本华理论中“下层阶级无休止地与痛苦做挣扎，上流社会与厌倦打持久战”对比想想时，我确实感到几分惊喜。这相似于一九八四中的“迟早总有这样一个时候，他们对自己丧失了信心，或者对他们进行有效统治的能力丧失了信心，或者对两者都丧失了信心。他们就被中等人所推翻，因为中等人标榜自己为自由和正义而奋斗，把下等人争取到自己一边来。中等人一旦达到目的就把下等人重又推回到原来的被奴役地位，自己变成了上等人。不久，其他两等人中有一等人，或者两等人都分裂出一批新的中等人来，这场斗争就周而复始。”这里的斗争，姑且归到革命处。

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地位，或者好听点

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的会在现有的制度下进行加固，有些会进行改进，直到那个“历史尽头”。民主相比寡头政治和独裁政治，确实算的上改进。正因为人性本恶，所以民主是必须的；正因为人性向善，所以民主是可能的。“它虽不是最好的制度，却也是最不坏的制度。”但是不管何种体制，最后都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制度化，变得僵化保守，而人性与制度的不匹配，便不免会产生抹灭人性的复杂人事来。当人们感到这种制度不利己，例如财富分配不均时，又回到了上一段所讲，出现所谓的三百年循环，钟摆现象出现。

查资料时，一个令我觉得意料之外而又情理之中的是，革命这个中文词本身没有 revolution 之意的，是鸦片战争后才与国际用法接轨。而 Revolution 来自于天文学，意指星体在轨道上旋转一周后，回到最初的出发点。多么讽刺。反乌托邦三部曲便谈到这个问题，他们的背景一般是统治阶级“在一个选定的时刻把进步阻挡，把历史凝固”，让钟摆暂时停下。“这一次，由于有意识地运用了某种策略，上等人能够保持自己的地位永远不变”。

书中的景象令我冷汗涔涔，而这竟只给少数的人们敲响警钟。三部曲中如果令我比较哪一个更喜欢，我肯定会说是一九八四。不只是因为其文学性较强和我不太喜欢新世界中频繁出现的莎翁，更因为美丽新世界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绝望世界。这个世界中，人性完全毁灭，喜恶完全是被设定出来的，而人是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一颗颗螺丝钉，安排好了形状材质大小，还有最后令人心如刀锉的“野人”之死。更残酷的是，像光、像水的亲情、爱情，这些美好质素，是人们自己放弃的，为了追求“舒服”，为了追求不痛苦、不烦恼，自己放弃了这一切。

而一九八四部分还算是传统意义上的

善恶之争，主角和他的爱人一开始还没有被毁灭人性，这不免让我们产生一种有别的温斯特朗在默默生活着的错觉。一九八四和雪国列车之类是对现实社会的终极幻想，而美丽新世界则是彻底属于一个“新世界”了。想必看完这本书的人，都会选择拥抱“不舒服”吧，拥抱这开在欲望之沃土的人性之花。“如果你感到保持人性是值得的，即使这不能有任何结果，你也已经打败了他们。”

那最好的制度究竟是什么？有没有甚于民主的制度？甚至于摆脱钟摆而不至于毁灭人性？难不成要在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光谱上寻找？如何才能达到意识、个人潜意识和集体潜意识的统一？如何才能到达那最终的大同社会？

谈到大同社会，不免想起叔本华有关的理论，大概是讲同情的起源和用处。即对自身遭遇痛苦的推己及人、对他人痛苦的感同身受产生了同情心，而同情心则会促使人们公正和仁爱之心，然后产生道德，到达物我合一、万物一体的境界，可理解为大同的境界。

但是我又不免在赞同期待的基础上产生怀疑，人物合一后，人是否还是人，物是否还是物？这种物我合一是否算是抹灭了人性？想起有一种说法，即是，未来是否可能存在人性全善？对此，我是不甚赞同的。割裂了人性的恶，就会产生《分成两半的子爵》中那样哭笑不得的情况，更别说本身对于善的定义就模棱两可。

总而言之，我是极满意我的题目的，既是有感于毒气弹，也给大家放个毒气弹。要么庸俗，要么孤独。我为了不孤独，就放点庸俗的毒气出来。大家若是不喜欢我的毒气弹，也正合我心，毕竟这篇确是言浅了些。这样含蓄的话，若是百年之前，仲甫先生怕是觉得沾了旧式文人的习气，绝不肯让我登上甲寅的吧。我不喜欢他的人生真义，可是极佩服他用所爱之物救济国民的事迹。也希望我能做到，大家都能做到。

七月，离情渐浓

盛夏七月，一个学期又走向尾声，
二班人捧着厚重的复习资料穿梭在教室里，
眉间锁着一丝愁绪，偶尔窗外眺望，
见塘边垂柳，丝丝缕缕飘扬，碎叶分割着光影，
心中的不舍便如柳丝这般，愈缠愈紧，最终难以分辨。

离别之际，班主任曾说过：“四十九减三仍等于四十九”，现在想来极有道理。

二班给我们的烙印中灌注了岁月、友谊、拼搏，是没有什么能撼动的。
无论将来的路途如何，我们都持着同一段滚烫的记忆；
无论是否能够同行，我们始终有一个名字——二班人。

若衡：“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引用一篇在名师上看到的散文——“相遇、相识、相谈、相知、相别、相思、相爱……所有的开端都是这样的，所有的结局呢？多希望每一个美好的开端都有一个美好的结果；多希望每一个简朴流畅的夜很深很深很长很长，仿佛永远走不到边缘，就这样漫不经心地走进去、走下去……当所有的情节一一走完，那便是结局了，幸福的结局使人完美，不幸的结局使人毁灭，然而世上许多你以为幸福的人不一定幸福，你以为不幸的人也不一定不幸。为什么凡事都非要有一个确切的结局不可呢？古往今来，多少凄楚动人的故事所以百世流芳，正是因为它们永远不会有什么结局，或者，那便是最完美的结局了。”

然而2班和小天使是不会有结局的，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二班：

喜欢你叫我阿熠，很喜欢很喜欢……失去你，二班就像被人卸了胳膊。我多嫉妒将来的那些人，他们能离你那么近。
没关系，我们的心更近。…… ——阳熠

你给我的印象是做事超级认真，超级负责！到文科班也要加油！——黄文政

……我看到了一个默默付出的你…… ——孙滢滢



吴桦：“相近相离不言中”

原谅我，我真的不会什么小清新。

我一直相信，所有的相识与相知，都是一种缘分。相聚是缘分，相离也是缘分。暂时的相离，是为了在两年后让彼此看到更好的自己。离开与否，只要我们依旧在路上互相理解，互相支持，也就够了。

我本有机会得到一个完整的三年，我本可以与你们携手并进，如今却因为个人原因而不得不离开你们独自前行。我是不大喜欢理科也不大适合理科的，这便是我选择离开的理由。我曾在中考前得知元培班是理科班，当时只毫不关心地淡淡一笑。如今阴差阳错地考进来，后发现不合适便离开，觉得倒不如不要相识，也不要相知，那么离别时候就不会那么痛了。



24



一年太短，仿佛昨日大家还是初见军训前青涩懵懂的模样；一天太短，上学放学弹指间也就过去；一堂课太短，一起思考辩驳总意犹未尽。当我选科那天按下确认之前，我心里的确犹豫了一—从此，我们面对两个不同的黑板，我们相隔不是座位也不止两层楼，我们的交往也许只是楼梯间相见淡淡一笑。一起相处的曾经，说放下就放下说遗忘就遗忘简直就是自欺欺人——不过是不想分开，就是这么简单。

回忆一起经历的种种，和你们共度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承载着我们的情谊。军训时，我们通宵聊天，一起大笑，一起唱着很傻气的歌；校运会时，我们互拍，我们一起跳舞，一起给运动员打鼓助威；艺术节时，我们排练，我们一起一展歌喉，一起穿上礼服；学农时，我们彼此关照，我们一起表演，一起参与和草的战斗……每次活动后，我都会设法弄到各种照片，然后存在特定的文件夹里，数数也有七八百张了吧。我早就预

见离别，只是怕忘记了你们。我想，如果以后想念二班，我就翻翻照片，看看艺术节决赛的视频。

离别之际，我既不擅长写出什么动人的诗句，也不会画出美丽的图案，于是我决定送一曲”Footprints in the sand”给你们。Leona Lewis 的歌都很难把控，这首歌我也是练习了很久的，但于意料之外而又情理之中，我一上台就开始激动跑调，忍不住就开始掉眼泪，最后呜呜咽咽地在一半停掉了。

这首歌讲述的是真挚的情谊与衷心的陪伴，表达虽然含蓄，但有些话用中文大声说出，不如借助优美歌词唱出更合适。歌词里有一段：“I promise you. I am always there, when your heart is filled with sorrow and despair. I carry



you, when you need a friend. You will find my footprints in the sand.”

相离与相近总是在变化，唯一不变的是陪伴。珍惜每一段情谊，珍惜每一位挚友，无论走过多远，无论看过多少风景，回首身后，总有人依旧，相顾不言中。

何炜欣：“你们每一个人给我的，不仅仅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和友谊而已”

想不到我也有在杂志上投稿的一天。.....一年前的这一天我打死也没想到现在我会坐在电脑前写着这“想对 2 班说的话”，因为我以为我会三年都跟你们在一起的。但是人嘛，总是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一点代价的，而很不幸，这次我选择了牺牲你们，对不起，，，，，，

其实说真的，我记性很差的，这一年里面你们给我的点点滴滴有大半我已经忘掉了，但是它可能已经默默地变成我心底里对你们对这个班的一种感觉，酥酥的，暖暖的，甚至怪怪的，或许我的潜意识里选择把你们刻在我心里，而不是塞进我那即将填满神马史地政的脑子里。

“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致我亲爱的 601，你们永远的 2 号床。6012，一位龙猫养殖者，所以 601 是一个龙猫排球场；6012，一张满是菜汁可乐奶粉的床，所以这里是 1 号同学的偏爱的饭桌；6012，这里有一辆会飞的箱子，所以 601 每天车



水马龙；6012，墙上贴着一张我的世界，所以当同学们研究非洲某神秘的国度时，总被我那过期盗版的地图给坑了；6012，一个宿管开门一定有个箱子挡住的地方，一个宿管进来第一个看见发光的人；6012+6011一种 tizhong 最诡异的组合，，，，，“我们的节操像倾盆大雨，碎了满地，再也捡不起。。。”

我知道我还有很多很多要写，可是我写不出来了，我不是一个习惯用文字表达我感受的人，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你们每一个人和我度过的每一分每一秒，在我心里一定会有它的分量的；你们每一个人给我的，不仅仅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和友谊而已。

虽然有点正式，但还是要谢谢元培 2 班的每一个人，从 1 号到 49 号，语数英政物化史地生老师，我们不说再见（毕竟执信这么小，天天见）。

好吧，主编要催稿了，可能我永远都不会再敲出这样的文字了，真的好肉麻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TRAVEL

同學們

暑假

都去

哪兒了？

衣春晓去了……

那天，我们去了 BRIGHTON，英
国南部的一个城市。那里除了有
彩虹旗，还有一望无际的大海和
满是鹅卵石的海滩……



这是约克郡的 THE SHAMBLES，
很多人以为这里是《哈利波特》
里翻倒巷的拍摄地，因此大家都
习惯叫它 THE SHAMBLES，然而
这里只是约克郡里的一条旧巷。

Russia

宋嘉颖去了……

喻意

去了……

Germany

读者签名

——拿起各种颜色的笔，为你的夏季留下一个完美句点！





